

◆ 安庆地理

## 安庆有无凤凰坡

毛天鸣

安庆可有凤凰坡？若有，又在何方？

心中久存一惑：大南门街南段，即与登云坡、任家坡交界处，至清真寺路口那一段，分明有数十级石阶、百米之长的大坡，何以在安庆鼎鼎有名的“九头十三坡”中，竟无一席之地？

“十三坡”乃安庆老城之特色，凡稍具名气的坡道，大抵皆列其中。旧时老城多山，山多则坡多，坡道起处，便是人间烟火生息之所。据《安庆市志》所载，俗谓之“十三坡”为：朱家坡、卸甲坡、登云坡、任家坡、宣家坡、黄甲坡、五档坡、司下坡、县下坡、邓家坡、昌家坡、墩头坡与游家坡。

然地方文史学者张健初先生，对其中一坡之名别有见解。经走访当地老者，他在《皖省首府老安庆》中写道：“凤凰坡为镇海门外一条小街，具体位置，在大南门街与清真寺交界处，南出街口，直至江岸一段。从地势分析，凤凰坡虽以‘坡’称，却徒有虚名，顶多十来级石阶而已。”

安庆曾有一处“凤凰坡”，位于大南门街，此点并无异议。耐人寻味的是，这光彩鲜亮的“坡”名，冠予的并非那气势俨然的大坡，反倒是其旁仅十来级石阶的“小坡”。这未免令人费解，于情于理似难说通，恰如张先生所言，近乎“徒有虚名”。这“小坡”，我曾亲见，亦曾走过。大南门昔为回民聚居区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有几位同窗便住在小坡之上的一处深宅老屋（即探花第旧址）内，穿过老屋便是依泽小学后门，上学前常去玩耍。记忆中，“大坡”底处一拐，便是那“小坡”，两坡紧邻，成“L”形相连。虽经九十年代拆迁改造，旧日地势的痕迹，依稀可辨。

旧时官宦豪门之宅邸，多择城内高亢之地；高贾店铺，则聚于通衢十字街或城门近处。大南门背倚盛唐山，街前便是临江的镇

海门，上这“大坡”可直通商业繁华的四牌楼。此地恰似“引凤筑巢”“百鸟朝凤”传说中的风水宝地，仅近代以来，周围便有英王府、曾国藩督帅行署、会馆、邮局、教会、医院、学校等云集。我们这些生于五十年代前后的人，无人不知此大坡。在时人眼中，这大坡便是大南门显著的地标。由此能否推断：这大坡（连同小坡）方是真正的凤凰坡，只是在民间口耳相传中，其名渐被支离，乃至失落？而坡名之由来，或与回族始祖马依泽家族密切相关。

地名之起，或依名流显贵，或取吉祥寓意。故有必要追溯大南门回族聚居之地史。据相关史料，回民定居安庆不迟于元末。明洪武十四年（1381），回族将军马聚成调防安庆，任安庆卫指挥使，封明威将军。次年歿，其子马继安继承守安庆，任卫所正千户，封武德将军，子孙遂留居于此。此后直至清乾隆年间，随着回民始祖马依泽第十八代孙马哈直及其后代相继在安庆为官，尤以第二十九代孙、武探花马大用镇守台湾及福建沿海有功，受朝廷褒奖，显赫一时，吸引大量回民前来依附定居，其中以马姓为最众。

凤凰，乃百鸟之王，祥瑞神鸟；凤巢，喻安逸栖息之所，象征高贵与吉祥。马依泽某代后人于此地取名“凤凰坡”，正是寄托福佑之望，祈愿此间家宅兴旺、福祉绵长。然则星移物换，时代更迭，“大南门街”之称终究取代了“凤凰坡”之名。既失“坡”字，自然便从“十三坡”中除名。其实，类似之坡，旧日安庆城内尚有诸多，“十三坡”之说，无非借一数字，以映老城地貌之特征罢了。

当年口口相传的凤凰坡，如今只余些许老者对那“小坡”的残存记忆。今日的大南门街区，入眼所见，已是一片繁花。



迎春  
李海波 摄

◆ 边走边看

## 玉华宫滑雪

肖遥

路上的风景着实很美，渭北高原上覆盖着白雪，田埂上的雪化了，一层层的白色梯田，弯弯绕绕地盘在山坡上，消融的雪水勾勒出田埂的曲线，蜿蜒缠绕在山坡上的白色纹路，活脱脱是无数银蛇在山间舞动。

这是我第四次来玉华宫。小时候跟着大姨来这里走亲戚，初见时的玉华宫还藏在古朴的静谧里，尚无滑雪场的喧闹；第二次是大二的寒假，跟同窗结伴而来，我在长长的松林滑雪场顺坡而下，像飞一样，风从耳边呼啸而过，至今想来仍心生雀跃；第三次是带娃来散心，小家伙坐着轮胎从滑道上一次次俯冲而下，笑声清脆，只是那时我正逢失业打击，满心的绝望像积雪般沉重，娃投入地玩耍时，我会不由得缩回自己的焦虑沮丧里，娃一滑下来，我赶紧配合着表演开心……

如今又若干年过去，携家属故地重游。还未踏入滑雪场，学过医的家属便开启了“风险预警模式”，念叨着万一摔伤了尾椎骨很麻烦的，还有股骨、胫骨、腓骨，踝关节哪个摔断了都不得了……但是真上了滑雪场，真摔了跤，才发现实际面临的问题更加具体而细微：摔倒了爬不起来怎么办？

从未接触过滑雪的家属此刻倒是兴奋得像个孩子。他向来如此，越不擅长的领域越人来疯，不擅做饭却指指点点，不会游泳仍扑腾着展示，做饭和游泳都是我擅长的，他这样班门弄斧就容易气到本鲁班。但在滑雪这方面，穿上滑雪板的瞬间，我才发现从前的滑雪技术早就忘完了，连站立都成了奢望。听到他在雪场上大呼小叫地分享着刚悟出的“心得”，同为小白的我竟莫名消了气，也会隔着人群冲他大喊：“看呀，我能站住了！”“哎，你小心呀！”我俩遥遥的呼应，在雪场上回荡，其实无需刻意回应，便知晓对方的目光始终在彼此身上，尽管时而会不可控地滑向不同方向，但我们会努力向对方靠拢，毕竟我们不时需要互相搀扶，这种互动方式，倒是有了和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大不相同，我们仿佛又回到学校，变成了两个既合作又竞争、比学赶超的同学，一边互相鼓励，一边暗自较量。

与我相比，家属的学习节奏慢得多，看他一点点摸索着适应滑板的平衡，我揶揄他：“到底是学霸，果然沉稳。”我已经能缓慢滑行，他在蹭着走，我学会了下坡，他还在像螃蟹样横着挪动。他的谨慎让我觉得很有必要嚣张一下，有一次，我得意地冲他潇洒挥手，顺着坡道疾驰而下，接下来就失衡了失控了扑向完全不可预测的方向，直到像蜘蛛一样黏在防护网上；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俩接二连三地摔跤，一会儿他把滑板卸下来扶我，一会儿我把滑雪靴脱掉跑去救援四脚朝天的他，更多时候，我们都哭笑不得地在雪地里以各种奇怪的姿势挣扎，与各自的滑雪板较劲。

几跤摔下来，家属渐渐摸索出些许门道，而我凭借着模糊的肌肉记忆，加上提前看视频学的技巧，慢慢掌握了刹车与控速。某个瞬间我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，顺着长长的坡道滑行而下，虽尚不精通拐弯技巧，却奇迹般地避开了人群，速度带来的快感与掌控感交织在一起，我开始享受自如地“起飞”，风在耳边吟唱，我心飞扬，一时间，竟有些心潮澎湃：雪场上的跌跌撞撞，恰似人生起起落落，自己一次次摔倒又站起来，依然能够带着好奇与勇气出发，感受笨拙与胆怯，享受摸索中豁然开朗的喜悦。

◆ 流年碎影

## 暖

方玲玲

地面铺了一层薄薄的霜，寒风凛冽，像小刀子一样刮着脸。急匆匆赶往单位，刚洗过的头发此刻还未干透，风一吹，头皮上像是有裹着冰渣的电流阵阵袭来。

不出意料，我感冒了。

捱到下班回家，脚已凉得似一块冰铁，顾不上泡脚，蜷缩进了被窝里。可一个人，像是跌进了冰窟窿，睡不暖。

爱人回来了，关切地问东问西，随后又笨拙地翻找着什么——他总是不熟悉家里的物什。不一会，一团扎实的暖意，突然妥帖地包裹住了我的脚。

原来，他翻箱倒柜，是在找暖水袋。

那暖融融的袋子，像一只宽厚的手掌，稳稳地托住了我整个人的重量。紧绷的神经，竟在这毫无征兆的暖意里，一寸寸松懈下来。

小时候，总是赖在奶奶的被窝里睡。寒冷的冬天，奶奶将装生理盐水的瓶子灌满水，塞在被窝里。起初怕烫着我，奶奶便用她那双温热的腿，把我的小脚丫轻轻夹住，暖着。等瓶身的温度变得温和，她才用脚将那个圆滚滚的瓶子慢慢推滚到我的脚边。半夜，水暖了，瓶身却凉了，奶奶又把它踢到角落里。

那天奶奶起得早，帮我掖了掖被子说：“乖，难得周末，再睡会，我去给你换一瓶热水。”没曾想，奶奶低头穿鞋时，突发脑溢血，抢救了几个小时离我而去，我终究没有等到那一瓶热水。

奶奶走后，我一个人睡。妈妈接替了奶奶的事，不同的是，她总是早早地就把盐水瓶放进被窝里，我去睡时，被窝已经暖乎乎的了，瓶身的温度也刚刚好。若是生理期，妈妈更会贴心地把她床上的暖水瓶也给我，一个暖脚，一个暖小腹。

早年记忆里，冬天的被窝总是暖暖的，心也是暖暖的。

现在，有爱人的那双熟悉又笨拙的手为我寻来暖水袋，我的心也是暖的。

